

性別停聽看 女鬼與性別顛覆性 | 引言：女鬼與性別顛覆性



引言：女鬼與性別顛覆性

文：張盈堃 本刊總編輯
圖：呂家豪 呂家豪藝術工作室教師

季刊發行至今已經 21 年，編輯團隊檢視過去的文本，發現 81 期電玩遊戲裡的性別專題中，有一篇有趣的文章——〈為什麼總是女鬼？〉，作者黨傳翔是位遊戲設計者，他分析電玩文本說到：「女鬼的誕生似乎比男鬼容易多了，女人可以因為各種理由變成怨靈，甚至連性格太差都可以是成為厲鬼的條件」。另外，他也提到：我們依舊沒有一個被強暴完後遭到父親活推入井的男鬼，以及女的肌肉殺人魔也沒有出現。……女鬼形象包括擁有長髮，必須恐怖但同時可憐、噁心得讓人讚嘆、矛盾得令人同情。如果我們檢視大眾電影文本，不難發現「女鬼愛書生」這樣的情節，來自《聊齋誌異》的聶小倩與甯采臣就是最經典的代表。女鬼電影總隱含四個元素，由男女相愛、男子變心，到女子含恨而死，最後化鬼報仇，最經典的就是臺灣民間故事林投姐莫屬。

林美容教授在《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與《臺灣鬼仔古》兩本書中，將「魔神仔」（註 1）與「鬼」做了系譜性的區分。魔神仔是山精水怪，會幻化、會作弄人，



如紅衣小女孩。鬼則是人死為鬼，俗稱魂。有嗣的成為公媽；集塚立祠的成為陰神；而無祀者，成為孤魂野鬼。而人對鬼魂也有親疏遠近之分，自家人死亡便是家鬼。因此，人們對於鬼魂的概念，也是一種文化思維的延伸，鬼的身分會隨著人之間的親疏遠近而有差別。季刊曾刊登性別與民俗相關的文章，但對於鬼卻是相對闕如。現實中我們如何談鬼？為什麼民間口傳故事都是女鬼？女鬼再現或顛覆什麼樣的性別或文化意涵（註2）？這是本期企劃性別停聽看的背景，希望讀者透過三篇文章，了解女鬼與性別意涵的顛覆性。♥

註1：臺灣的魔神仔類同於瑞典的山怪傳說，但瑞典的脈絡沒那麼恐怖，如 John Baue 在 1907 年初出版的神話故事集《妖精與山怪的世界》（Bland tomtar och troll）中，為各種傳說故事創作了一幅又一幅精彩的插畫，他筆下的山怪身軀龐大笨重、麻子臉加上又扁又長的鼻子，但這樣的形象也在爾後的大眾文本中被改寫，如芬蘭動畫《嚕嚕米》（Moomin）中，山怪元素幾乎都帶著一種人類對過往與大自然美好的嚮往。有別於過去「麻煩製造者」的形象，山怪反而成了人類對於自然、原始的投射。相反地，紅衣小女孩顯然恐怖又令人頭皮發麻。

註2：臺灣許多地方都有以「烏鬼」為名的地點，如臺南有「烏鬼井」「烏鬼渡」「烏鬼埕」「烏鬼橋」「烏鬼厝」等。「烏鬼」一詞指的是 3、400 年前被西班牙人、荷蘭人等歐洲殖民者從東南亞帶來臺灣當奴隸和傭兵的「黑奴」（與北美州的脈絡不同，所指的黑奴並非來自非洲）。這些以烏鬼命名的地點，據傳都是當年囚禁與埋葬黑奴，或是被棄的黑奴躲藏居住的地方。

性別停聽看 女鬼與性別顛覆性 | 從女鬼出發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



從女鬼出發 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

■ 陳秀華 臺灣女鬼粉絲專業經營者

為何總是女鬼多？女性生前遭遇到如此多的不平等待遇，一切的委屈與怨恨待死後成為鬼再來討回公道，因先天生理的弱勢、社會氛圍重男輕女的觀念，深受傳統社會下父權主義的遺毒、造成女性自我價值的貶低。生前選擇隱忍、順從逐漸內化失去自我，並主動成為男性自我實現的工具，造就女性悲慘的宿命。

談「女鬼」強大之靈力，則是因其身分處在「非正常」、「非自然」的死亡狀態，結果必然為「厲」，這與她們在世時軟弱屈服男性的心態與行為恰巧相反，即可能變為堅強、憤怒、怨恨。而之所以成為厲鬼是由於這些女孩含冤而死，生前得到不公平的待遇，造成她們死後怨氣難消死不瞑目，想要利用陰

間的力量追回公道。所謂女鬼的出現通常是指以非正常「往生」的靈體而言，是受到外迫因素而死，或者直接、間接的理由而自殺所造成的鬼魂，又或是死後無子祠祭祀，成為絕後無祀等等，這些都是形成女鬼的主要原因，我們就分為自殺、他殺、絕祀三種類型。

無法安息的死亡：自殺與他殺

人若因為自殺或他殺而亡，尤其以女性無法壽終正寢，含恨而終，極易形成所謂的「女鬼」。若有所依歸，有後人供奉，作為被「祭祀」的家鬼，則成為「祖先」並有神化的現象；但若因非自然壽終的死亡狀態，受到外來力量致死他殺、自殺死亡等，其屍骨未埋、無人認領，在等待被尋獲的過程，則視

為漂流不定的鬼魂，那麼祂極可能會聚集冤念，擁有靈力且怨恨強大的亡靈終將成為報復念力強烈或積極尋求幫助的女鬼。觀看臺灣民間女鬼故事，女鬼生前命運坎坷、困頓難行、受盡屈辱，成為亡魂之後怨氣難消，諸如傳說裡「民雄鬼屋」中的婢女，由於身分地位卑微，在生前飽受欺凌，無處申冤，心有不甘，最後自殺成為「厲鬼」。

自殺

自殺是有意識的實行自我毀滅的一種行動。人往往會逃避現實，最偏激的做法就是選擇結束性命，以一種假象來安慰內心的無助。然，自殺的身分則通常是女性比男性多，尤其是傳統時代，女性為社會上的弱勢角色，常以家庭、丈夫、兒子為生活中心，背負的責任較男性沉重複雜。像是在過去臺灣移墾社會，生活物資較缺乏的年代，唐山男子來臺後，對臺灣女性欺詐、誘拐、瞞騙後，隨之拋棄而重回唐山，受害女性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所以多數選擇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逃避一切。如臺灣經典之作〈林投姐〉被丈夫拋棄後，選擇以林投樹林中上吊身亡。

他殺

女性遭他人殺害，通常因素有很多，例如：因為「性」所引起，男子因性的不滿足，或臨時起了色心，女性若不服從，通常會遭欺凌後再被殺死，強烈物化女性價值，實為女性一大悲哀與可憐。通常「被殺」較容易成為「厲」，心中怨念非常大，常有此仇非報不可的心態，所以都是以現世報的因果報應比較多。以雲林當地民間傳說〈母豬鬼〉故事為例：「清朝末年，在臺灣被日本殖民的初期，治安相當的差，可說是無政府的狀態，當時有對母女要到河對面的廟裡拜拜，過了河之後，有片茂密的樹林。那母女遇到了一群壞人，把她們被抓到附近廢棄的豬舍裡輪姦。母女因不堪受屈辱及身體的摧殘而死了，最後女孩的鬼魂化做厲鬼找到那群惡人進行復仇。」故事裡女性的角色，在當時社會是屬於相當弱勢，父權至上，將女性視為洩慾的工具，物化女性，讓女性悲慘的命運一再重演。

絕祀

漢人的家庭社會是一個相當縝密的父系結構，女性常須被三從四德所規

性別停聽看 女鬼與性別顛覆性 | 從女鬼出發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

範。女性在陽世的生活中沒有自己的位置。漢人父系結構對女性的不利，一直延伸到她們死後，使她們比男性更易於成為孤魂野鬼。基本上，女性最終的歸屬是在夫家，未婚的女性，年輕的叫做閨女，年老的叫做姑媽，都不屬於原生家庭的譜系。她們一旦死去，便成為無祀的鬼。而婚後被休的女性，命運與未婚女性一樣。至於一般的已婚女性，若她們有嗣，便可以成為正常地接受持續祭祀的「祖先」。有後代子孫加以祭拜的亡者成為祖先，有人供奉才能再到另一個世界過舒適的生活。但也有無嗣而死亡的死者，若無嗣，她也可以附在家族中的他室，即附祀。

在臺灣的習俗中未婚女子常有認親人或非親人的子孫為子的風氣，為的只是希望死後能得到子孫的祭拜。在世時若無子孫供奉的女性，則較容易成為孤魂野鬼。如〈林投姐〉中的自殺寡婦、孩子死亡，無後人祭祀；又如民雄鬼屋中的婢女生前飽受欺凌侮辱，死後陰魂則持續遺留在此屋，繼續作祟不肯罷休，她們全是因含冤而死變成厲鬼。這些厲鬼常是死於非意願又絕後無祀，就變成絕後無祀的厲鬼。

當女性轉而成為女鬼時，呈顯出來的行為舉動，反映當時內心的狀況及不滿社會對女性不平的特殊待遇，須於死後藉由鬼魂的神祕的力量來突破當時禮教的束縛，反社會、反傳統、化被動為主動，抒發千年以來被約束教導，歧視女性的禮教制度。在傳統社會的架構下，男性是權力的代表與象徵，女性則是附屬於男性之下的角色，如下則故事就是如此現象。

阿榮是從唐山來臺灣打拼生活的羅漢腳，一無所有的他雖然偶爾接零工為生，但生活困頓一度要餓死街頭，此時是好心的寡婦秋月接濟阿榮食物，才使他不至於去與餓死鬼作伴。阿榮作為回報經常協助秋月處理家中粗重工作，時間漸漸地過去，兩人關係越來緊密，秋月甚至還拿出亡夫遺留的財產協助阿榮做起小生意，阿榮在與秋月的協助下，生活越來越穩定。

秋月提出希望阿榮能為兩人關係負起責任，但心繫家鄉的阿榮卻堅持要回鄉才願意與秋月結婚，甚至要求秋月將臺灣所有的不動產都變現，

隨自己回鄉，否則他將自己回去，倆人就當過去是萍水相逢的姻緣。心中極度渴望有歸宿的秋月，於是聽了阿榮的話，變賣田園。但沒想到的是，原來阿榮在家鄉根本早有妻室，他將秋月變賣的現金全部偷走，獨留秋月在臺灣，人財兩失。最後秋月自縊，魂魄無法隨阿榮而去。於是地方常傳聞，一旦入夜單身男子就千萬不要出門，否則將遇到吐著長舌的紅衣女來問路。而那名女鬼就是上吊的秋月。

故事提到「阿榮要秋月將臺灣所有的不動產都變現，隨自己回鄉，否則他將自己回去，倆人就當過去是萍水相逢的姻緣。」男性使用權力驅使女性服從，而女性又不得不順從，「心中極度渴望有歸宿的秋月，於是聽了阿榮的話，變賣田園。」此時，正是父權主義社會化，男性威權的表現，女性認定男人是她的終身依靠，父權的價值觀給強烈內化，失去自主權，造成女性地位的低落。

除父權下賦予的權力外，男性對女性的掌控即「性政治」，就如同政治

權力結構下的支配與被支配的情形，而形成壓迫女性的現象。Kate Millett 在其《性政治》提及，我們發現從歷史到現在，兩性之間是一種支配與從屬的關係。男人按天生的權力統治女人。一種巧妙的「內部殖民」，在這種體制中得以實現，比任何型式的種族隔離更為堅固，比階級的壁壘更為嚴酷，更為普遍，當然也更持久。權力一直是男人所崇拜與內心渴求的，父權意識的高漲影響著每個男人看待處理事情的方式，擁有了權力才是男性的代表，女性對男性百依百順的模樣，讓男性更確保其「雄風」，滿足心理上的權威感。

用女性角度來觀看「女鬼」，用的是同理心的條件去解讀，同為女性了解自身遭受的壓迫，無論是過去或現在，「女鬼」所反映出來的一切，其都是陽間女子的行為對照，同時也涉及了女人的生理經驗、對女性角色的認同以及女性的社會角色。今日我們要翻轉習俗，擲出性別平等的聖筊，讓婦女蛻變，性平向前，性平，不是名詞，它是動詞，也是與「尊重」緊鄰的連接詞，跳脫性別刻板框架，重新看見性別結構上的差異。♥